



波风孝昂

少帅传奇之三



吊孝风波

少帅传奇之三



政声学牧

原著

改编
绘画



我最爱连环画 扫描制作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【内容介绍】

《少帅传奇》艺术地再现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在“皇姑屯炸车案”前后，明辨局势，力排纷纭，维护了民族的统一与尊严的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。全书共分五册，《吊孝风波》是第三册。

这册主要写的是张学良接到父亲的噩耗，冒着一路风险回到奉天。在举丧期间，张学良着手调查皇姑屯炸车案。已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凶手就是日本关东军。张占魁为给张作霖报仇，集合卫队，要趁日本特使来吊唁的机会，扣留特使做人质，要日本人交出凶手，这势必会造成一场混乱。张学良以大局为重，忍辱负重，制止了张占魁的鲁莽行动，避免了一场灾祸。

（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）

伍 仁 封面设计



1 张学良听到父亲的噩耗，心如刀绞，他强忍悲痛，压住复仇的烈焰，吩咐崔副官迅速做好回奉天的准备。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继续与杨宇霆打牌，把杨宇霆稳住。



2 夜深人静，张学良换上崔副官给找来的又破又脏的士兵服，同崔副官、赵媿等人，偷偷走出滦州别墅，骑马奔驰在深沉的黑夜之中。



3 一行人沿铁路沿线向北而去。在一个小火车站上，他们弃马登上一列开往奉天的闷罐车厢，混在撤退的士兵当中。



4 闷罐车厢里拥挤不堪，大小便都在马桶里，空气污浊，臭气熏天。张学良身旁的一个大胡子兵，把一只臭脚几乎伸到了张学良嘴边，崔副官刚要发作，被张学良制止了。



5 张学良自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，出门不是包车，就是专列，他哪受过这般苦？但眼下的苦他根本不放在心上，最使他担心的是此行能否安全地抵达奉天。



6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就在张学良出走不到一个小时，杨宇霆正在睡梦中，被丁副官喊醒，报告了张学良出走的消息。杨宇霆开始一愣，转而又浮出一丝狞笑：“这小六子真够鬼的，居然把我耍了。”



7 杨宇霆命令丁副官立即向奉天大帅府发电报请他们迎接。丁副官问是用密码还是用明码，杨宇霆恶狠狠地说：“明码！”这份电报名义上是打给大帅府，实是把张学良的行踪告诉给了日本关东军。



8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中将，在皇姑屯事件后，料定张学良会赶回奉天的，他们加紧侦察，企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，可是张学良在滦州迟迟不动，弄得他也糊涂了。



9 正在这时，河野大佐推门进来，以掩饰不住的喜悦心情报告：刚刚截获滦州给奉天的电报，张学良正在秘密返奉途中。



10 村冈注视着河野，过了好久才说：“东京国会在野党正在追究皇姑屯肇事者，首相和军部都有压力，你还想再来个皇姑屯事件吗？”



11 河野知道这是村冈惯用的激将法，便一挺胸脯说：“司令官阁下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前程，我个人愿承担一切后果。”



12 村冈沉思了一会儿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说：“时间，时间是多么宝贵呀！你去吧。”河野心领神会，知道司令官支持他干下去，便昂奋地说了声“是”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

13 张学良乘坐的兵车，“咣当、咣当”慢慢地行进着，张学良和崔副官在昏暗的闷罐车厢里打着瞌睡。



14 列车快到锦州站了，突然“咣当”一声，停了下来，张学良和崔副官被震醒，都机警地跳了起来。



15 他们趴在小小的车窗口，向站台上窥视。站台上奉军军官正在与日本人交涉，日本军官竹入少佐，借口说一个南军间谍、谋刺关东军军官的要犯藏在这列兵车里，要进行搜查，否则列车休想通过。



16 奉军军官无可奈何，只得任日本人搜查。情况十分危急，崔副官和卫士都掏出了手枪，严阵以待。张学良挥了挥手，让他们把枪收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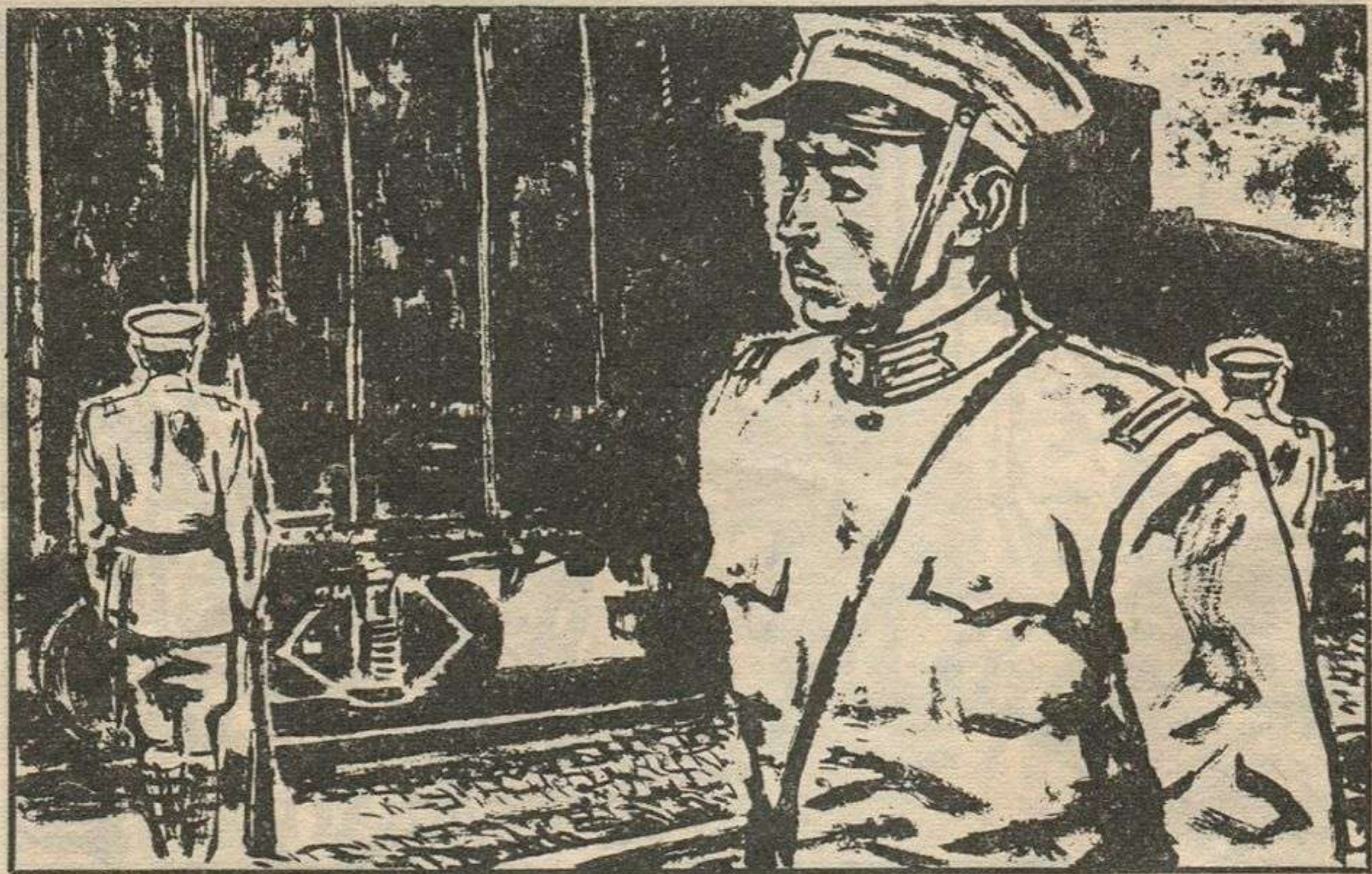
17 竹入带着日本兵，先从奉军军官乘坐的客车车厢搜查。奉军军官在熟睡中被喊醒，接受检查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个个敢怒不敢言。



18 军官车厢检查过了，没有搜到他们要搜的人。竹入又带人来到闷罐车厢前。车厢门“刷”地被打开了，崔副官趁乱一脚踢翻了马桶，一股扑鼻的臊臭味，使得竹入等人后退了几步。



19 竹入远远地用手电筒晃了几晃，便用日语和另一个日本军官说：“张学良怎么会坐这又脏又臭的兵车？肯定情报弄错了。”



20 检查了一大气，竹入断定张学良不在这列军车上。一挥挥手，让站长发出开车的信号，兵车徐徐开出锦州站。



21 竹入回到机要室，让电报兵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看。他看过后惊讶地说：“啊，化装成士兵，肯定在这趟军车里！”他后悔莫及，立即给下一个搜索队发报，让他们仔细搜查闷罐车厢。



22 当列车进到大虎山车站时，日本关东军的第二搜索队的官兵，拦车搜查。闷罐车门被打开了，一个日本军官手里拿着张学良的照片，逐个对照审视。



23 在张学良和崔副官所在的位置上，一个大兵盖着军帽在睡觉，日本军官掀开军帽一看，原来是个络腮胡子的老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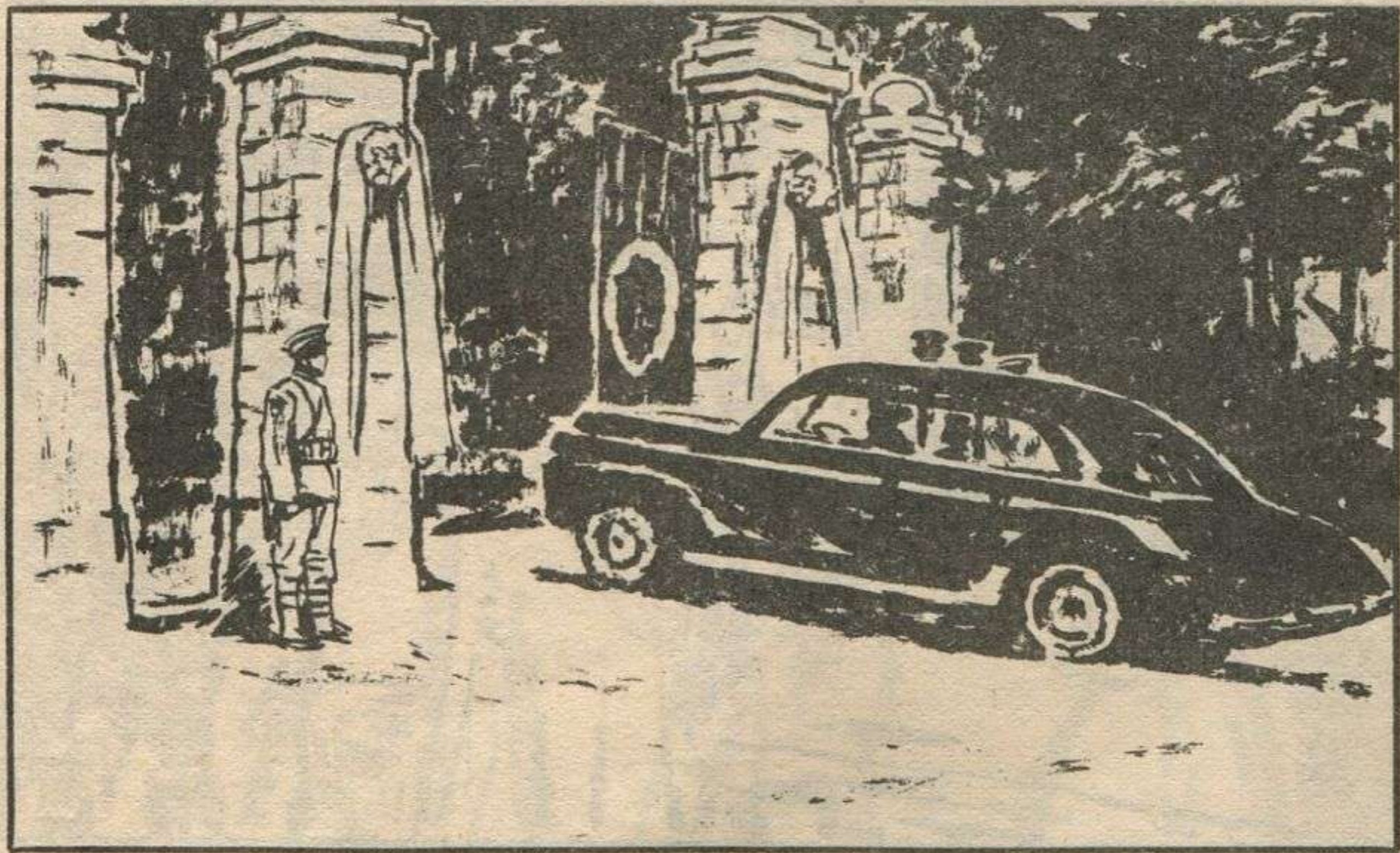
24 日本官兵煞费心机，张学良已在锦州站开车不久，便换上了奉军下级军官服装，转乘到客车车厢里了。他现在正平静地望着站台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。



25 日本关东军两次搜车，全扑了空，东宫大尉向河野报告了搜车情形。河野非常奇怪：“什么？没有？”东宫建议说：“大佐阁下，我亲自带守备队到奉天车站搜索！”



26 河野失望地摇摇头：“不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的时机错过了。”河野的老婆河野加代，慢声细语地插了一句：“也许，回到奉天，他会给我们创造机会的。”河野深受启发，高兴地说：“噢！是的，我们要等待这个时机。”



27 天刚黎明，张学良便在奉天郊外的一个小站下了车，他没跟任何人打照面，径直坐上方世靖给准备好的小轿车，向奉天的大帅府驶去。



28 大帅府里，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。一队戒备森严的卫队，守卫在门口。张学良走下汽车，摘下帽子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径直奔灵堂而去。于凤至见丈夫平安归来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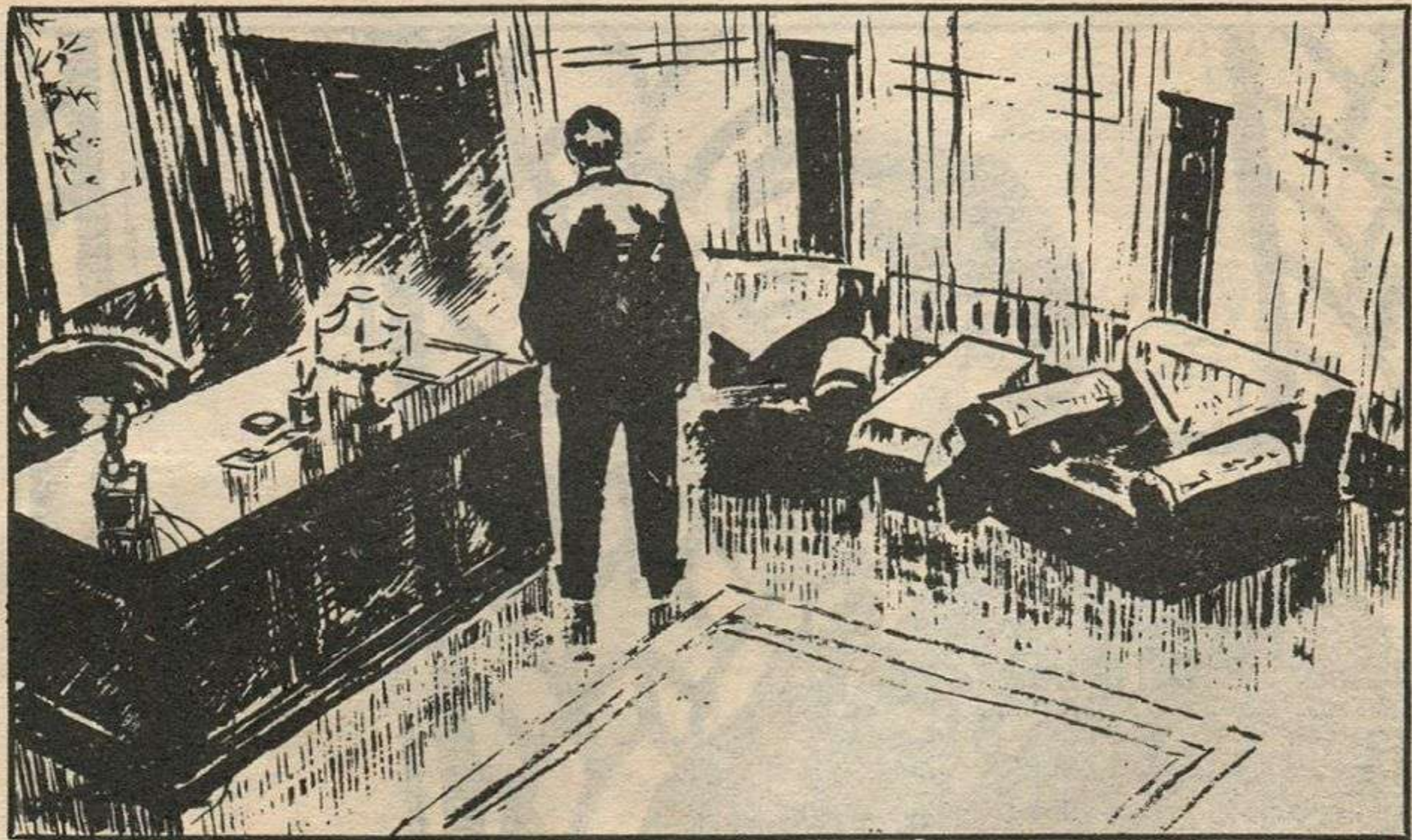
29 张学良从侍从手中接过白带、黑纱，佩戴妥当，跪在父亲的灵前磕头，他没说一句活，没掉一滴眼泪。他的目光里，含着巨大的悲痛，闪动着复仇的烈焰。



30 张学良是六月十八日动身，二十日到家，第二天便以奉天省政府的名义，正式发布了张作霖的死讯，并向全国发出了举丧的通电，张学良就任奉天省督军。一切安排得都很周密，奉天城秩序井然，市面安宁。



31 张学良俯视楼下络绎而来吊唁的人群，心情无比痛楚：“父亲死的冤啊，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”他把丧仪方面的事，全部托付给方世靖去办，自己专心搞炸车案的调查，决心查出肇事的凶手。



32 张学良一连几天，都闭门谢客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研究各方面提供来的材料。日本方面一口咬定是南军所为，并在报纸上登载了几幅死人的照片，说是炸车那天在现场打死的，从他们身上，搜出了南军政治部的信笺。



33 可是皇姑屯一带为日本关东军管辖，南军怎敢到那里埋炸药？这是不可能的……张学良正在深思不解，突然电话响了，张学良拿起电话，原来是属下向他报告：经过化验，炸车的炸药，是日本产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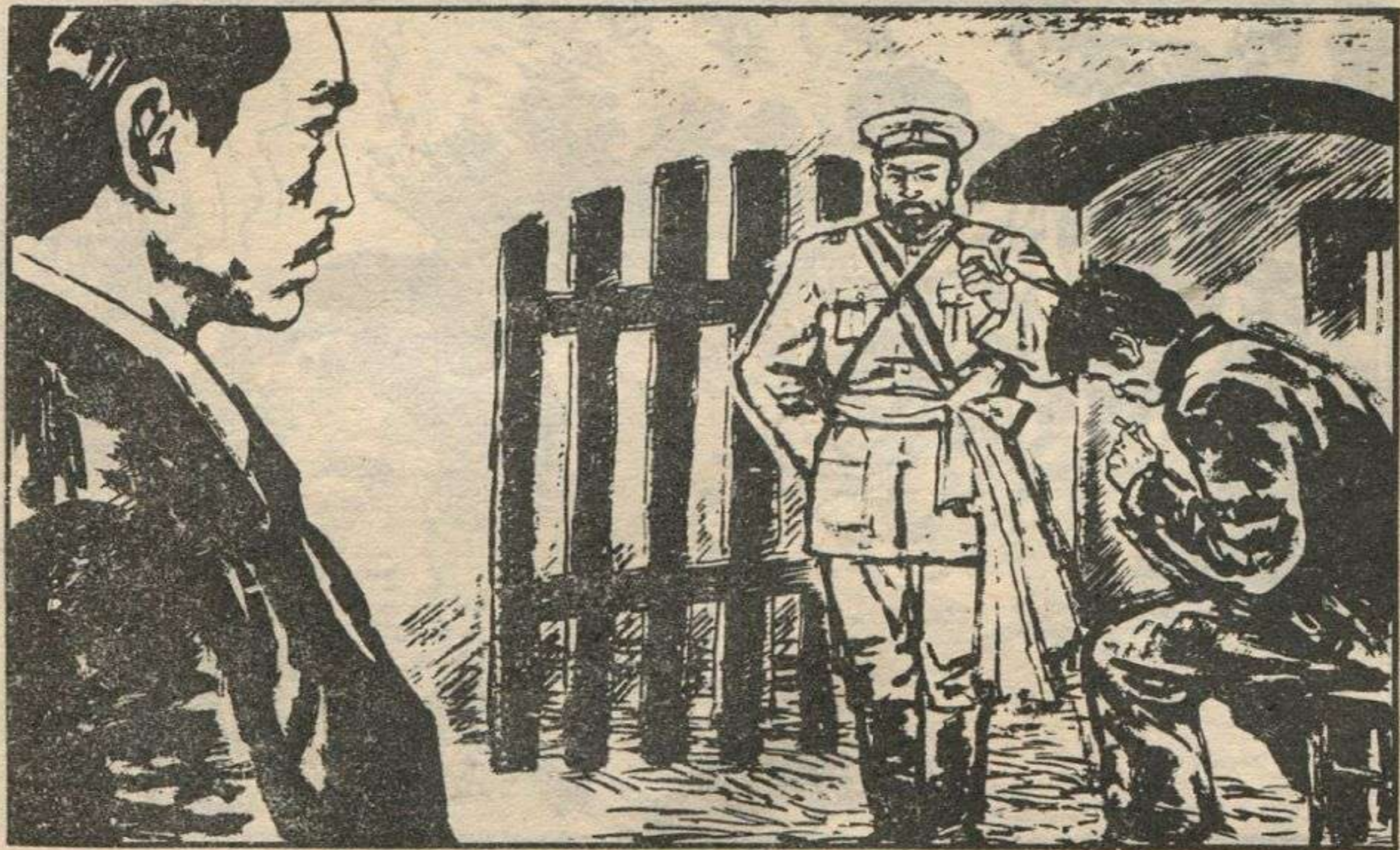
34 紧接着张占魁闯了进来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少帅，清楚了，一切都清楚了。”张学良摸不着头脑：“什么都清楚了？”“皇姑屯炸车，是日本人一手干的，现场逃出来的浮浪找到了。”



35 张学良眼睛一亮：“那个浮浪现在哪儿？”张占魁说：“让我带到禁闭室关起来了，你不是说这事要绝对保密吗？”张学良要亲自审问这个浮浪，就随张占魁一起去禁闭室。



36 禁闭室里，一个面容枯槁、骨瘦如柴的人，见张学良和张占魁进来，本能地扯扯撕破了的衣服，还想顾全一点体面。



37 张学良见这个人因多年吸食鸦片，穷困潦倒、羸弱不堪的样子，不由得涌起一阵怜悯之情，递给他一支香烟，请他坐下慢慢谈。



38 鸦片毒品虽然夺走了他的健康,但并没泯灭他的良心。炸车那天,他是目睹者,也是幸存者,他稳了稳神,便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当时的情景。



39 “那是半个多月以前的事，我们几个伙伴没地方住，就钻在票房子附近的水泥管子里。半夜，来了几个日本警察，把我们推上马车，拉到一家日本旅馆里……”



40 “我们给关在一个大屋子里，天天给我们好吃好喝的，有时候还让我们抽口大烟，我们过的还挺舒服……”



41 “六月三号晚上，我们正在喝酒，一个日本军官进来，送给我们每人一套衣服，让我们换上，说是有好差使让我们跟着去干……”



42 “我们换好了衣服，就被赶进了汽车里。汽车开到皇姑屯三洞桥时，当官的命令停车，说这儿就算一站了，前面有人接我们，让我们冲几个黑影走去……”



43 “我们几个人走到黑影跟前一一看，原来是几个日本兵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们。我们一看不好，转身就要逃走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日本兵一句话不说，上来就用刺刀扎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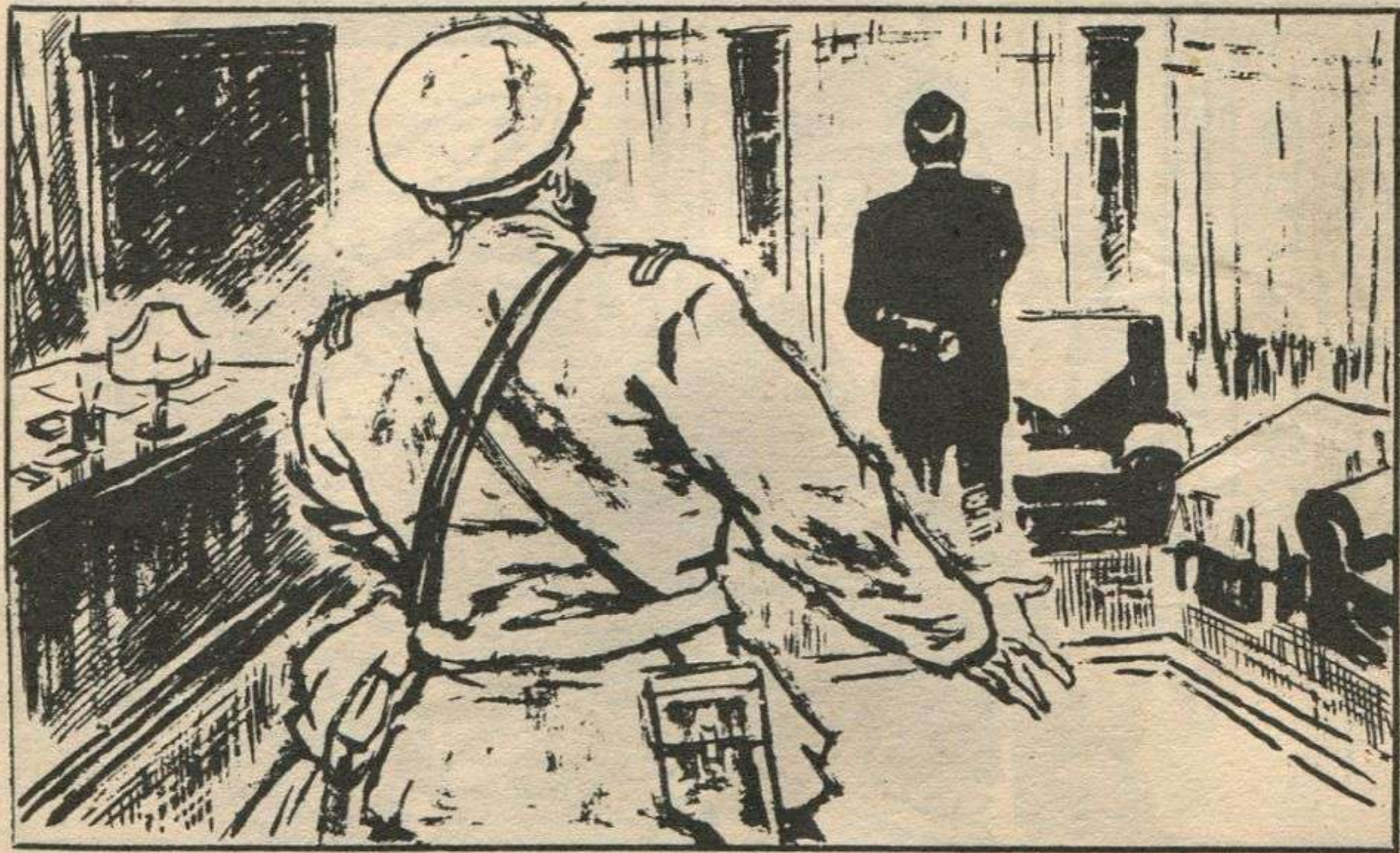
44 “我赶紧趴下，就势滚到旁边的一个壕沟里，日本兵端着刺刀来搜寻，幸亏有草棵遮挡，没被发现，趁着天黑，我爬出了封锁区……”



45 “第二天早上，皇姑屯就出事了。后来看到日本报纸上说这事是南军便衣队干的，还登了南军尸首的照片，我一看，这不是我那几个伙伴吗？他们死得惨啊！”



46 浮浪讲到这里，还难过地流出了眼泪。真相大白了，日本关东军难逃罪责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张学良手中的铅笔折断了，他一句话没说，站起身走出了禁闭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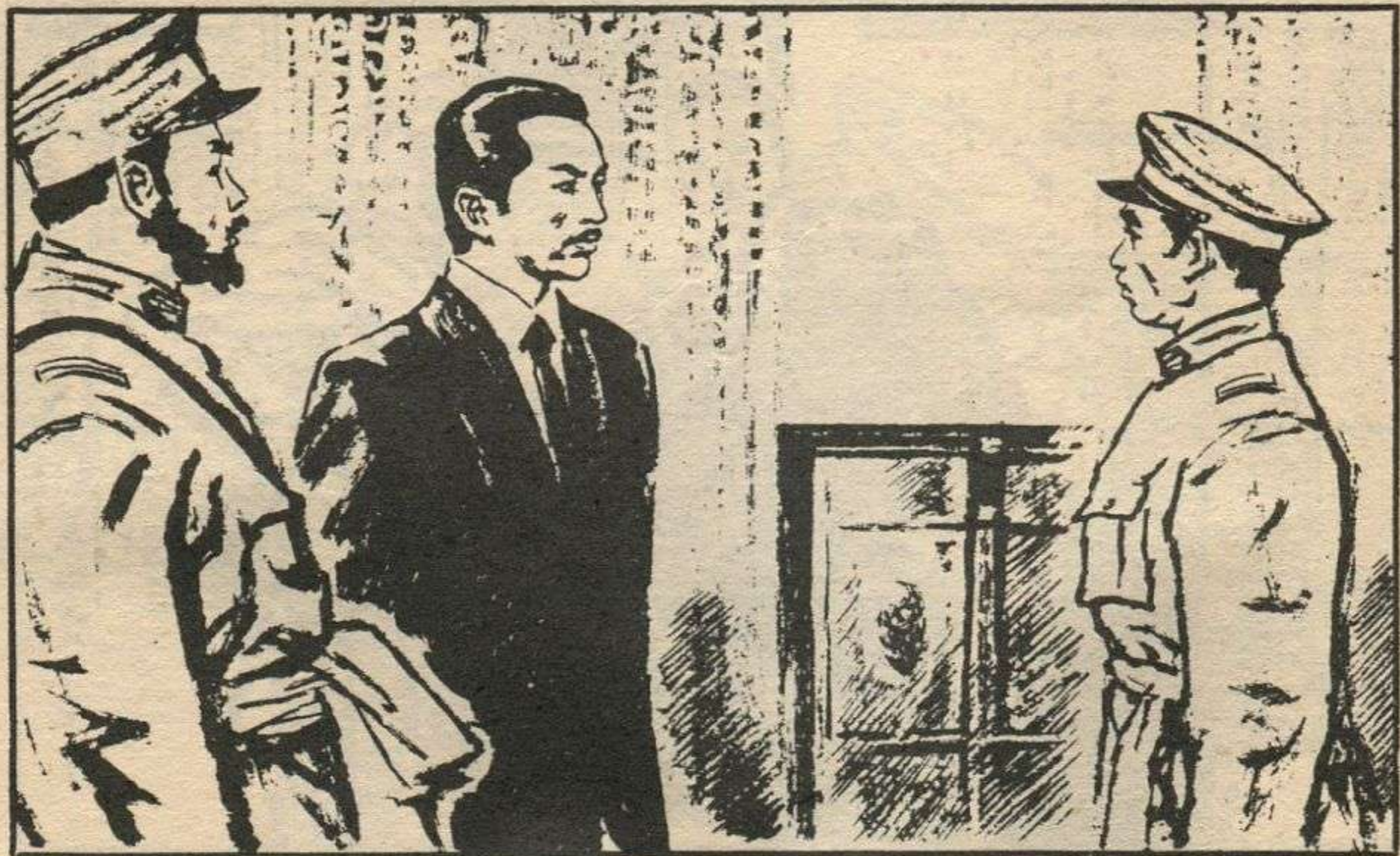
47 张学良回到办公室，两眼望着窗外，尽量平静自己的心绪。张占魁充满着火气说：“少帅，现在人证、物证俱在，你看咱爷们该怎么办？”



48 张学良没有立即回答，过了一会儿他反问一句：“你说呢？”张占魁狠狠地说：“我说，朝日本人要凶手，拿凶手的脑袋瓜子，祭大帅的亡灵。”



49 张学良心头一动，这也是个办法，可是他转念一想，这样做必然牵涉外交，稍有不慎，可能会酿成国防事端，最好能找到一个时机。



50 张学良正在举棋未定，崔副官进来报告说：“少帅，日本领事馆打来电话，说日本国吊唁特使，两小时后，前来吊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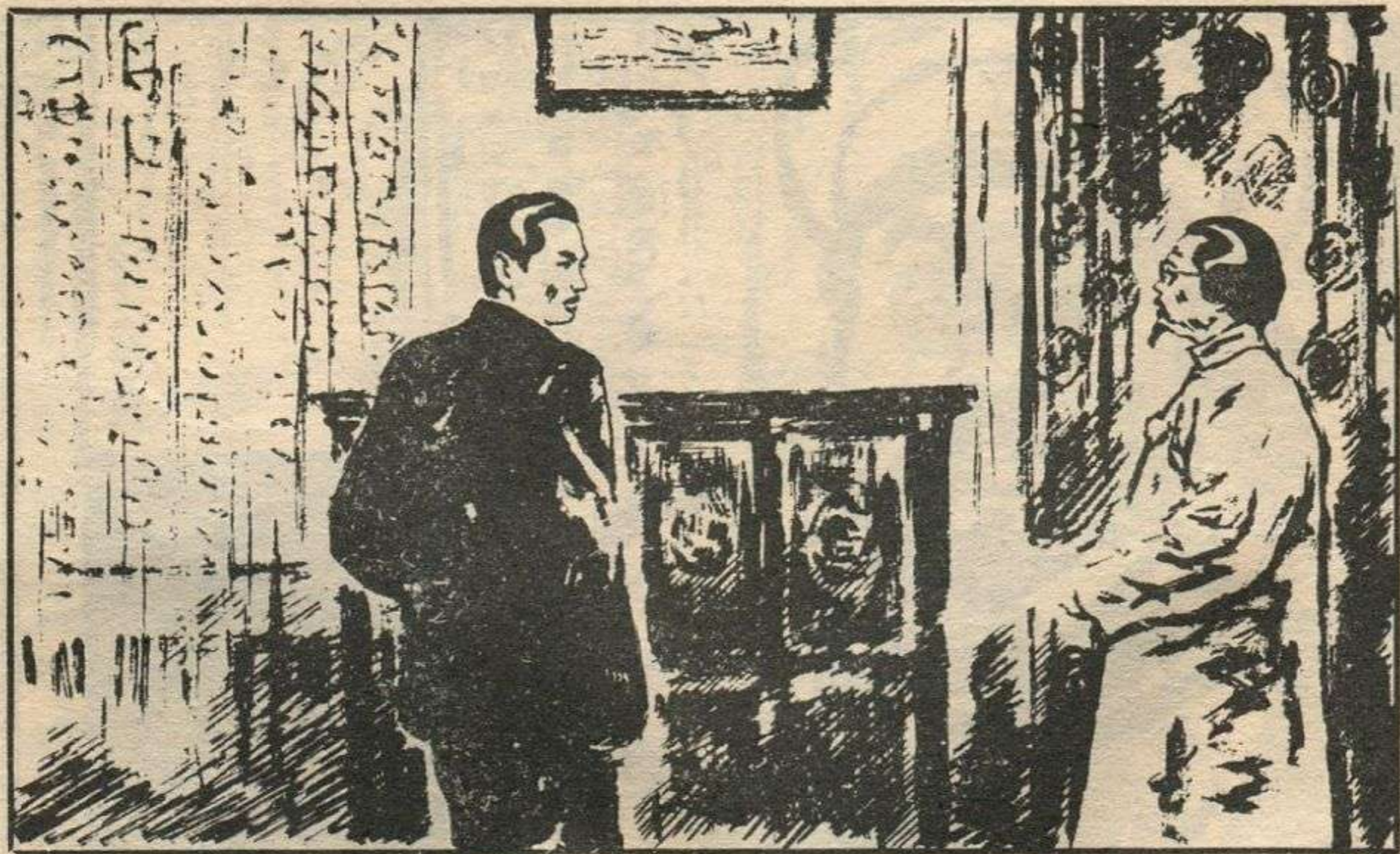
51 张占魁一听，立时火冒三丈：“真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！正好，他们来了，咱就摊牌，人证物证都齐备，看他说了啥？激楞子就绑票，交出凶手放人，不交，哼！不客气了。”说着把两只匣枪抽了出来。



52 张学良被激励了，真想这么干它一下，出出冤气。可是扣留特使，肯定会引起冲突。目前，奉天这种局面能经得起这么大的风波吗？张占魁似乎猜到了张学良的心思，便说：“怕冒险是不？你爸爸没少干这种事，把把成功。”



53 张学良仍在犹豫，张占魁说：“没这点胆量还能掌帅印？干这种事不能犯嘀咕，说干就干，我这就去布置。”说完转身出去了。



54 张学良刚要起身去追，方世靖进来说接见记者的时间到了，记者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呢。张学良只好向会客室走去。



55 张学良一进客厅，记者们都围了上来，纷纷拍照。赵媿宣布：“张学良将军丧事在身，不能耽搁太久，只能回答每位一个问题，请吧！”



56 有个记者抢先提问：“少帅，您是否已着手皇姑屯事件的调查工作？这关系到国家、民族以及您个人尊严的大事，您进行得怎样了？当真象日本报纸所说是南军便衣所为吗？”



57 一位女记者补充说：“出事地点是日军警戒线内，日本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，专家们断定要安装那些炸药，需要六个小时之久，难道南军有隐身法吗？”



58 又一位女记者问：“为什么专车开到三洞桥时，偏偏在大帅所坐的第四节车厢爆炸，时间不差分秒？分明有人在现场附近操纵电闸。”这些问题，张学良已经搞清楚了，但他没有回答，在继续听下去。



59 一个年轻记者激动地问：“请问少帅，大帅生前对日本人那样崇拜、依赖，甚至对他们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都妥协、容忍，结果是这样的下场，我们国家蒙受奇耻大辱，请问公理何在？主权何在？民族尊严何在呀？”



60 张学良被质问得面色苍白，痛心疾首，久久未能言语。他深怕自己在记者面前失态，或者说出感情冲动的话来。沉思良久，含着眼泪，痛楚地说：“学良无可奉告，送客！”



61 记者们拿着笔正在准备记录张学良的话，都想抢个头条新闻，可没想到竟是这么个结局，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带着迷惑和失望退出了大帅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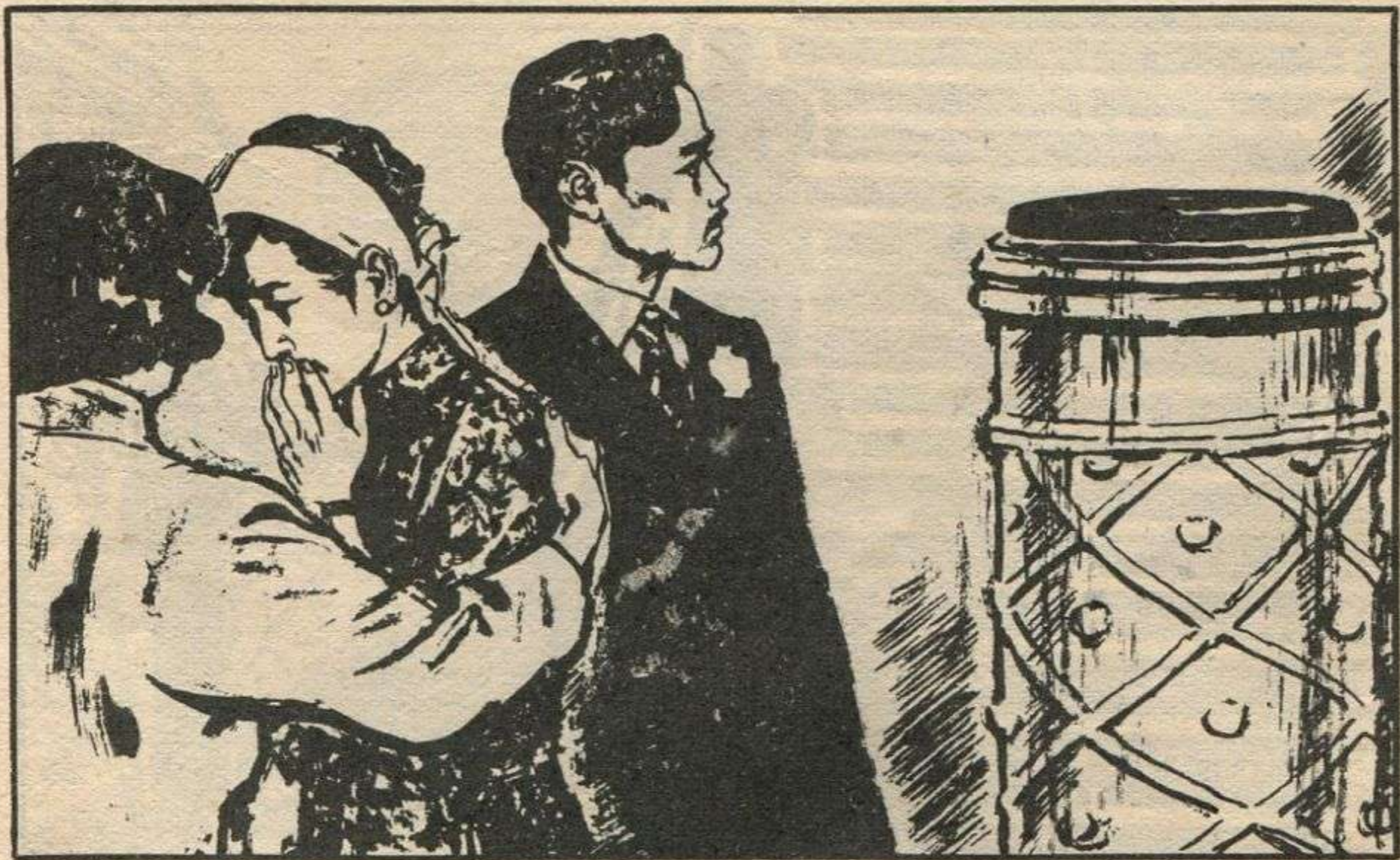
62 张学良心情一直在激荡着，他决心照张占魁的主意办了。这时，只见于凤至和方世靖正焦急地向他走来，于凤至走到张学良身边说：“汉卿，魁叔正在集合队伍，说是根据你的命令，要扣留日本使团……”



63 于凤至见张学良低头不语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大家有了主心骨，等着你拿大主意，你平时办事都很冷静，今天怎么了？你可不能铤而走险啊！”张学良不耐烦地说：“别跟我婆婆妈妈的，政治上的事，女人少插嘴！”



64 张学良一扭身朝楼上走去。于凤至从未受过张学良这样粗暴地申斥，她委屈也更为张学良的行为担心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

65 正在这时，薛秉谦和黄蕙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他俩听说张学良要扣留使团，特意来规劝。薛秉谦喊住张学良：“汉卿，我真不相信，扣留使团的事，会是你同意的。”



66 张学良痛苦但坚定地说：“不杀仇人，我有何面目见东三省父老，我何以为人啊！”声音充满了哽咽和愤懑



67 薛秉谦说：“汉卿，一时鲁莽，会酿成千古遗恨的！”
张学良用手猛地一拍楼梯栏杆：“即使玉碎宫倾，我也在所不惜！”说完，又向楼上走去。



68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大家不知如何是好，都跟在张学良后面。这时，一直没吱声的黄蕙喊了声：“少帅！”



69 张学良一向敬重黄蕙的为人，又加上她是客人，他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黄小姐，你是有胆有识的女性，你会支持这个行动吧？”



70 黄蕙很坦率地说：“不，我不支持。”张学良脸色一沉：“那好，今天，我孤家寡人，一意孤行！来人——”



71 黄蕙从容地说：“慢！少帅，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。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枚拆了引信的小型炸弹，接着说：“这是报社同仁在大东门捡来的。皇姑屯事件后，日本人连续在奉天城里扔炸弹，企图挑起事端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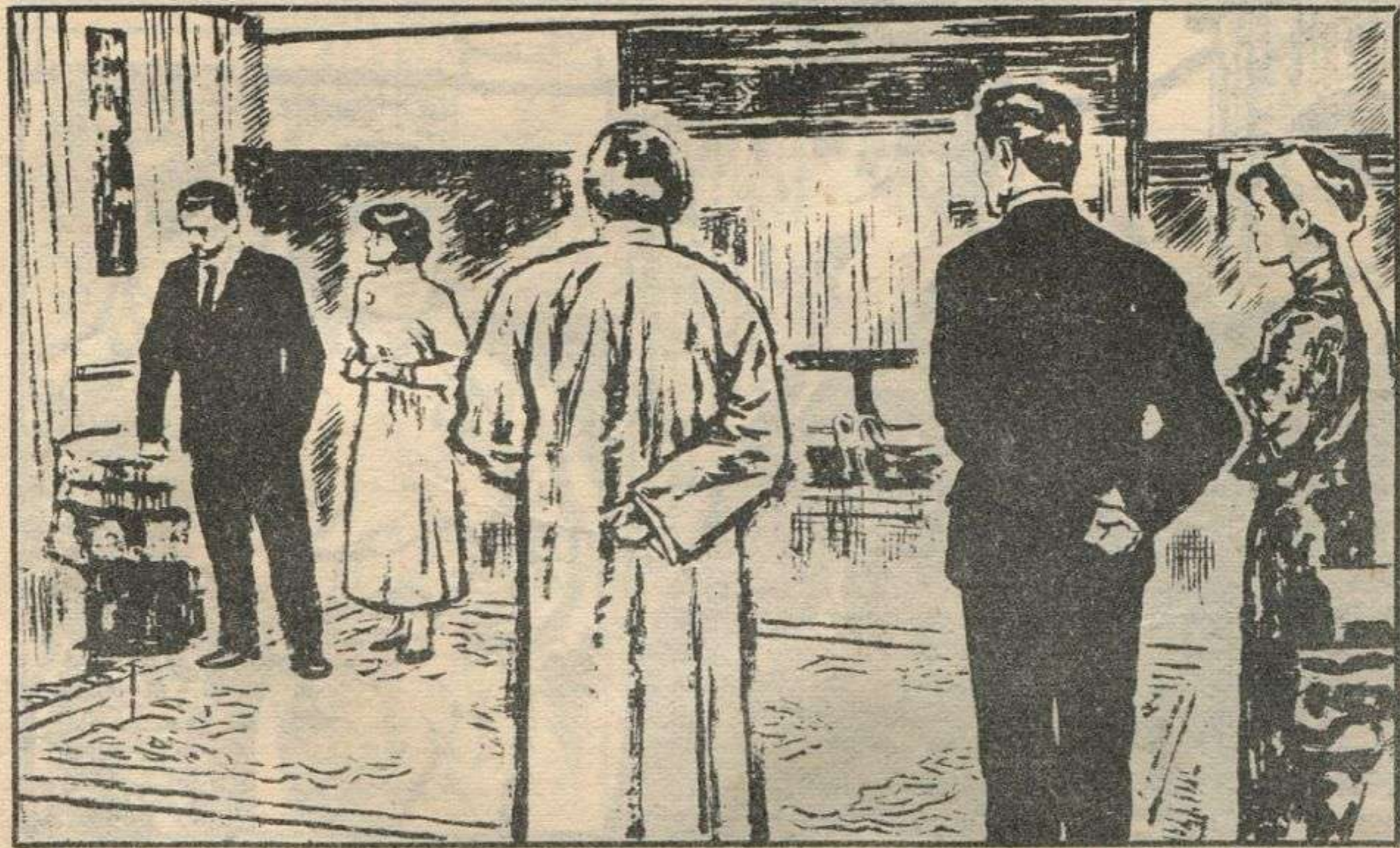
72 “日本关东军这些日子又在浑河沿进行大规模演习



73 “他们又把两个师团开到小东边门外，架设电网，构筑工事……”



74 “眼下形势是炸药已经放好，只缺一个引信了。前一段，日本人因对大帅是否身死，不摸底细，未敢妄动，如今少帅回来了，人心稍安，奉天城里未有造成混乱，他们难以下手……”



75 “这时不要说有什么鲁莽行动，就是稍一感情用事，便等于授人以口实，这恰恰是日本人求之不得的。少帅，请以东三省父老之性命、祖国前途大业为重，待有了充分准备，再兴师问罪，也不为迟。”



76 这一番精辟透彻地分析，在场的人无不心悦诚服。大家都用眼睛注视着张学良，不知他的态度改变了没有。张学良抬头看到了于凤至紧张的神态，笑了笑说：“你们怎么不给黄小姐沏茶？”



77 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。于凤至忙去吩咐下人倒茶。张学良拿起那枚炸弹说：“黄小姐，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吧！”黄蕙说：“我还真有件礼物要送你。”说着拿出一把折扇送给张学良。



78 张学良打开折扇，见上面有个很大的“忍”字，他会心地笑了笑，感谢黄蕙对他的开导，否则，不知要铸成多大的灾祸。他珍惜地把折扇交给于凤至收存。



79 薛秉谦和黄蕙刚走，张占魁兴冲冲地进来：“少帅，日本吊唁团马上就到，咱们人马都埋伏好了，只等你摔杯为号。”



80 张学良平静地说：“魁叔，把人撤了吧，咱们以大局为重，先把这口气忍了！”“忍？怎么熊到这份上？没人了是咋的？这回你听我的，说什么也得给大帅报这个仇。”张占魁坚定地说。



81 方世靖上前劝解：“占魁，凡事要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……”张占魁火气十足：“计议他妈个屁！胆小鬼，给我呆着去吧！”张占魁手提双枪向外走去。



82 张学良严厉地命令：“回来，你马上把人撤了！”还没等张占魁说话，崔副官进来报告：日本吊唁特使已经到大门口，让张学良快到灵堂迎接。张学良吩咐方世靖快去安排。



83 张占魁一听日本使团到了，两眼都要冒火了。他把手枪一举：“好哇，就用这鬼子的人头祭我大哥魂灵！”转身又要向外冲去。



84 张学良怕他闯事，忙大喊一声：“来人——！”两个卫士应声而到。张学良命令说：“把侍卫长的枪下掉，送禁闭室禁闭！”



85 张占魁两眼圆睁，指着张学良说：“你，小六子，你跟我要起主子的威风，有劲儿往鬼子身上使去！”他“哗啦”一下子，拉开枪栓，对着两个卫兵说：“看谁敢动我！”



86 张学良和张占魁僵持着，楼下传来“立正，敬礼”迎接日本使团的声音，一场灾难就要发生了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只见于凤至扑通一声，跪在张占魁脚前，凄切地说：“魁叔，侄媳妇给您跪下了。”



87 张占魁这条硬汉，哪承受得了这种动情的场面！他仰天长叹：“大哥！你好命苦啊！”他哭泣着把枪交给了卫兵，跑了出去。



88 · 张学良在于凤至、赵媿的帮助下，戴好孝巾孝带，来到吊唁大厅的灵堂前。这时，日本公使馆的斋藤、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河野，鱼贯来到大厅。



89 一阵寒暄之后，充当特使的斋藤首先致悼词：“张大元帅生前一贯主张对日亲善，为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，作出了特殊贡献，大元帅的谆谆教诲，音容笑貌，还历历在目……”说着说着竟挤出几滴眼泪来。



90 在河野致悼词时，张学良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皇姑屯炸车的惨状，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轰响：“凶手！凶手！凶手！”于凤至看出张学良感情上的变化，深怕他爆发，她打开折扇，装作扇风的样子，以“忍”字示意张学良。



91 致完了悼词，河野向张学良行了个军礼说：“请问将军，府上的乐队，可以奏一首日本乐曲吗？”“什么？演奏乐曲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

92 张学良勃然变色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方世靖慌忙解释说：“阁下您是知道的，我们中国人的风俗，治丧期间，停止一切娱乐。”



93 林久治郎说：“请不要误会，为了表示日本政府对张将军的友善诚意，斋藤特使将要代表田中内阁，向张将军授勋，按规定授勋仪式上要奏日本乐曲。”



94 张学良冷淡地回答：“学良不敢违背祖宗的规矩。”
方世靖圆滑地解释：“将军的意思能不能换个时间地点？”
斋藤从随从手中拿过勋章说：“客随主便，不必了。”



95 斋藤双手将勋章捧过去：“天皇陛下决定授予一级旭日大勋章，以表彰张将军对日满合作，所做出的贡献。”张学良用手一挡，不无讽刺地说：“我恐怕是无功受奖吧！”“哪里，哪里。”斋藤说着随手将绶带挎到张学良肩上。



96 接着，斋藤命随员将花圈抬进来，并庄重地说：“张将军，为了表示对大帅不胜悼念之意，田中首相特制这纯银花圈，命我敬献于大元帅灵前。”张学良机械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

97 斋藤等一行，装出沉痛的样子，走到张作霖灵前，献上花圈，又行了三鞠躬礼。张学良实在忍受不了仇人吊孝的讽刺，他让方世靖陪同客人到会客室休息，他随后就到。



98 日本人一离开，张学良爆发似地一下子扯下绶带：“我都要憋死了！”他愤怒地举起银花圈……于凤至和赵媿，赶紧架住张学良的手，哀求说：“汉卿，不能啊！”张学良慢慢把手放下。



99 于凤至把折扇交给赵媿，看着他们走进会客室。一个日本记者问：“我是日通社记者，这次随特使来华后，听说中国报纸对皇姑屯事件传说纷纭，不知张将军是怎么看的？”张学良瞅了瞅记者，没有回答。



100 斋藤站起身：“日本朝野各党也都十分关注这件事，听说阁下正在调查原因，不知结果如何？”张学良仍沉思不语。



101 在场的日本人，眼睛都逼向张学良，会客室里的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。赵媿深怕张学良冒火，打开折扇以提醒张学良要忍住。



102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张学良站起来，缓缓地说：“生父之不幸，纯属天意。”这是违心之言，但为了东北三省局势的稳定，只好忍辱负重了。
欲知后来如何，请看第四册《歧路徘徊》。

我最爱连环画扫描制作

吊孝风波

——少帅传奇之三

代学改编
羊牧绘画

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)



开本：787 × 1092 1/64 印张：1 $\frac{5}{8}$

印数：1—768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7161·0482 定价：0.25元